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生云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墓表
蓋錢塘有陳善方伯先生云則世貞丈人行也日而
以書奉故御史中丞王公諍之志銘若傳而授世貞
曰王公於嘉隆間歷宦中外爲名臣而其按滇也則
嘗採吏民議舉不佞於旣廢之後而揚之嘗以有今
日不佞且老而王公死矣念無以報公手志狀而納

之龔宮而侯次卿者爲之傳而不佞猶有歉然古者
墓有表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
焉其在吾子之一言甚矣陳先生之厚也夫王公以
公舉陳先生陳先生不忍於其身後而娓娓若此而
王公世所稱賢者也陳先生蓋亦以公報王公而厲
之謗劣之世貞母乃非所以用其報乎哉雖然以世
貞之奉陳先生托而從事於賢者之身後則甚幸夫
王公者浙之永嘉人也字子孝 國初自台之黃巖
徙不十傳而有丁數千指顯貴爲 京朝官比比而
公之父鍊僅起諸生爲竹山教諭遷南雄教授以歸

教授公之宦竹山也公時從猶未娶間遇處士藍儻
儻夢覺而過者衆指曰御史中丞也質明司客無所
得獨得公見其狀頗皙而益奇之遂以其所愛女女
焉後封所謂藍恭人者也而公遂隸其邑籍補博士
弟子數試有聲實久之膺選貢入南太學六載舉於
應天又十載成進士授莆田令未上而以教授公及
母鄒憂歸服除補溧陽令入爲山東監察御史按河
東鹽筴還復按雲南尋刷應天卷滿考贈教授公如
其官母鄒孺人久之超爲大理寺右丞遷左丞進右
少卿遂爲左少卿推恩贈御史公復如其官孺人曰

恭人尋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而藍處士之夢驗蓋垂五十載矣罷歸里聽調竟不調而以壽終始王公之令溧陽其上豪肉視卑細而猾吏舞文爲食公一切以嚴明破之雖貴勢有力亡敢譟張者而時時尉問田野疾苦毋使困徭役上官往返供張草具毋所芬華巡撫都御史以是不悅公亦有所指擿而坐事被逮公得免又嘗用持法平忤巡按御史幾見中而察公廉亦中止公竟以令高第徵矣按河東而其長鄔自臺總覈鹽筴挾倖相重爲威福所至傾帑公從容說之曰吏不奉行明公德意而以侈名

歸明公非計請小抑損之鄢語屈公手謝公乃勅其
下鄢公不爲汰取辦具而已已其地旱公徒走而禱
雨隨澍所勾檢宿蠹殆盡雲南之世帥沐朝弼者自
詭以寵王多縱容爲姦俠虐使其下所難獨巡按御
史利寵之不得則孽之而公甫奉命便道過里則朝
弼使使奉書以黃金數百它寶物亦值數百金贄公
語之曰使而主以一束帛來敢不拜賜今非所以交
際執法臣也旣至而盡得其惡萬狀則稍取其客寘
之理弗改則懲其家屬又弗改乃具疏列上其狀
天子震怒爲褫朝弼歲祿而陳先生者前以視學至

數縮按察章與之抗陳先生之得歸亦取朝弼中凡
八年而公白其賢 天子亦爲之屈甲令而復官

陳先生公按雲南久旌廉吏懲貪墨培豪狹卹孤癯
揚主威德於萬里外爲諸方冠它善事不可勝記
而此其大者旣滿而朝弼餞之郊飲前行十餘舍寬
覺有物簌簌動喉下問左右噤莫敢言公乃自以意
呼燒酒調仁砂而恣進之覺物下至膈復進之至腹
則大痛洞瀉生血垂爲鯢形者數百千而愈左右乃
敢言曰公天人也中此法不解公之刷卷手自稽覈
吏不得緣而縱舍然不爲濫入曰吾非儲贖鍰吏也

其爲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賈休買休曰貧民棄其婦懲之可而柰何傳之姦而辱之於司寇廷辨上
是公著爲令最後貴之水西宣慰安國寧戕殺諸父與王師抗廷議以公才而帥之公至而總兵安大朝已從諸道兵深入公繼之不卽平乃上疏自劾得請公一爲令兩按滇晉所至皆有赫赫名去而又皆肖祀之其調以非罪氣力尚壯而自歸後絕不通朝貴人問知公者不當要卽當要亡肯爲公力者竟不用公雖不竟用然亦足以暴白而完其天於正寢之牖亦不爲不幸也公性至孝爲諸生時嘗以夜游憂其

父遂絕不夜游當父母見背業皆八十餘矣哀毀幾
減性老而及之未嘗不涕沾膺也家遺產悉以讓諸
兄弗取布衣藿食不爲貴改逍遙尚羊循物無競與
其從子副使叔果大叅陽德年德差次祭酒於邑里
有丈夫子五人諸孫十一人彬彬稱其家公之貴而
從少卿公南也蓋時時念竹山云吾起家於是故署
其齋居曰竹巖所著有滇南奏疏詳刑議大學衍義
通畧若干卷世貞故與陽德善而陽德之從季曰贈
太僕少卿汝脩者以直節死難顯余故嘗表其墓今
復表公而陳先生之義附焉曰永嘉之王有二君子

前後表之無愧辭

中憲大夫福建提刑副使少峯張公墓表

嗚呼此有名君子張公之墓公諱情字約之學者稱
爲少峯先生其葬也有志銘以幽且十一年矣而復
表之公舉進士歷中外垂十政秩第四品矣而不稱
官皆德舉也其所爲德者何循於官長者於鄉是故
合而謚之君子也公之始釋褐也得推官曰處州至
而郡闕守卽攝守卽能遏其囂訟者量蠲諸銀鑛鑛
盜用以無叛溫多侵賦監司檄公往覈公則囊爰書
示之曰若皆此中物旦夕邊障老革矣今而尚可爲

也衆股栗上賦以食時報竟乃一切縱舍示縣官德於是巡按御史王君紳唐君某郊薦公理行皆第一而御史有離政高君葑者及最後巡按舒君汀俱以刻精深文自喜公名爲見推重而不能得其意金鄉盤石二衛相構株累數十百牘不解至連子孫徂以委蠹不成理而公探得其根第取輕刑莫之餘往往從革舒君覽而陽喜曰司理真理解耶然其齒斷斷亡所洩之而公應尚書特徵且發舒君故稽之俾後期僅得刑部福建司主事二御史當察吏以苛細謫公事稱之不介介也其治曹見器故大司寇問公時

得聞公一言重輒移而公以母杜安人老乞便養改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
中公之爲職方復以勾稽匿卒見器其長而所奉杜
安人寬公養甚樂也尋以壽終公治喪葬備禮旣服
除忽忽不欲出又二歲乃就部選復得南車駕公所
職上供舟與營驛騎其累叢而官與民兩敝公令毋
廣舟數滋民派而稽其實庀材務堅良毋使舟易敗
三老稍稍獲完家營騎以時給芻芻足而馬羸死罪
在軍不卽徵民馬驛騎疲不給以它羨金償之毋獨
困其騎長而徐徐劑自歲以次第徵補羨毋迫困民

公行之久而留都士民能識公出則相指目曰此郎
一何善爲德哉而僅遷九江守公之爲守也務以清
淨儉約爲事訟庭草生沒階隸役織履自給六曹吏
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燕坐歎曰民不勝逞矣吾姑
以拙相保耳三峒兵調征倭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
物因而縱剽率杜關遣犒而已公獨郊勞酋帥酒食
其從卒儉而均比返有兵死者以文祭之咸感悅以
相約束往來九江若不知有兵者公以寇警築六門
月城費取之漁陂之直而不以煩民客坐傍送迎例
不過醢酒斗粟兩算器食客諗其直弗恨也凡五載

龍始遷爲福建兵備副使當是時倭寇歲躡閩亡完
北公提烏合一旅批之解連江圍前後鹵斬倭數百
人兵氣甫振而公以病瘁不支歸矣其宣而循若此
然公歸絕不以所樹績語人故事南曹郎喪除當北
公獨仍南郎而廻翔南北且十年又前以司理高第
徵不當守公仍爲守守兩入計吏與上考不當閩戰
地公獨閩戰地識者能得其自以公不濡跡政府無
束帛鉤金之饋以叩公公不答兩臺使者周公如斗
溫公如璋交薦之或謂可緣以起者公亦不答其讀
書自六經外精於閩洛家言然不樹講學門作詩錄

性情發能爲唐人調然不好從少年倡和孝友忠信
出天性然不欲以事見得久而人始追言之其最所
不能掩者廉吏聲然邸易簣而橐枵然而後遽邇靡
片言間也公真長者哉始公爲繕部公楨次子出後
駕部公祥繕部公有季子曰意先公舉進士封公父
如之更十餘年而封公駕部公亦如之以是兩無憾
意之別山東臬與巡按御史爭曲直手批之用是罷
而公始成進士天下以直歸意意亦能詩及別聲然
不善藏人臧否自公之爲長者而名稍軒輊不佞貞
少於公近三十年其轉副臬與得請偶先公追復出

而公已捐館矣中間公再以考績至都下得相過從
懼然無間公三子應文應武應忠皆玉立而諸孫中
鄉進士厚德博士弟子定安燾而有文時時從余游
余是以能悉公表公墓而無愧辭

亞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蘇山陳公墓表

當 世宗朝北虜勁而南倭蔓中外之所注倚一

兵部而兵部僅一職方是時蘇山陳公縣武庫郎以
明畧調長其曹 上忼憤 國威弱思所以張之

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
導脇爲姦利尚書博出行屯宣大而左侍郎者不欲

言其名儒甚間從郎謁相嚴得小惡語輒股栗不能
對許而左顧郎云何陳公貌溫甚口從旁徐解之退
而叅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一徇也浙直大師胡公
宗憲有辜 詔給事御史往勘之悉發其陰私事而
相嚴意右胡公以詰左侍郎謝唯唯復顧公謂郎見
給事御史疏不彼亦比肩而臣者胡斷斷牙吻乃爾
公從容曰給事御史疏郎不知郎所知者胡公雖材
臣而好掩敗飾勝師所繇老如國大事何相嚴頗爲
赤明曰下廷臣議以臨敵忌易將解始再下兵部
議公卽具尊其畧曰掩瑕錄瑜以冀後效者

聖